

【江海孕育的宝地】


NANTONG CHENG LU

南通成陆

陈金渊 原著
陈 昉 校补



SEU 2594107

 苏州大学出版社

2594107

K925.3
24

江海孕育的宝地

LIAN TONG CHENG LU

南通成陆

陈金渊 原著
陈炅 校补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南通成陆 / 陈金渊原著. — 苏州 :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12

(江海文化丛书 / 姜光斗主编)

ISBN 978-7-81137-619-7

I. ①南… II. ①陈… III. ①地理志—南通市 IV.
①K925. 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27628号

书 名 南通成陆
原 著 陈金渊
校 补 陈 炅
责任编辑 金振华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1号 215006)
印 刷 南通市崇川广源彩印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06千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37-619-7
定 价 22.00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7258835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江海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 炎

委员：李明勋 姜光斗 施景铃 沈启鹏
周建忠 徐仁祥 黄振平 顾 华
陈 亮 吴声和 陈冬梅 黄鹤群
尤世玮 王建明 陈鸿庆 沈玉成

主 编：姜光斗

执行副主编：尤世玮 沈玉成

“江海文化丛书”总序

李 炎

由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编纂的“江海文化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从2007年启动，2010年开始分批出版，兀兀穷年，终有所获。思前想后，感慨良多。

我想，作为公开出版物，这套“丛书”面向的不仅是南通的读者，必然还会有国内其他地区甚至国外的读者。因此，简要地介绍南通市及江海文化的情况，显得十分必要，这样便于了解南通的市情及其江海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和历史过程；同时，出版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选题原则和编写体例，一定也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因此，介绍有关背景情况，将有助于阅读和使用这套“丛书”。

南通市位于江苏省中东部，濒江（长江）临海（黄海），三面环水，形同半岛；背靠苏北腹地，隔江与上海、苏州相望。南通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及人文特点，被列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

南通市所处的这块冲积平原，是由于泥沙的沉积和潮汐的推动而由西北向东南逐步形成的，俗称江海平原，是一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境内的海安县沙岗乡青墩新石器文化遗址告诉我们，距今5600年左右，就有先民在此生息



繁衍；而境内启东市的成陆历史仅300多年，设县治不过80余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里有沧海桑田的变化，有八方移民的杂处；有四季分明、雨水充沛的“天时”，有产盐、植棉的“地利”，更有一代代先民和谐共存、自强不息的“人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成为我国实现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城市。晚清状元张謇办实业、办教育、办慈善，以先进的理念规划、建设、经营城市，南通走出了一条与我国近代商埠城市和曾被列强所占据的城市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南通于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筑城设州治，名通州。北宋时一度（1023—1033）改称崇州，又称崇川。辛亥革命后废州立县，称南通县。1949年2月，改县为市，市、县分治。1983年，南通地区与南通市合并，实行市管县新体制至今。目前，南通市下辖海安、如东二县，如皋、海门、启东三市，崇川、港闸、通州三区和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800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770万，流动人口约100万。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南通目前的总体实力在全国大中城市（不含台、港、澳地区）中排第26位，在全国地市级中排第8位。多年来，由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及全市人民的努力，南通获得了“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综合治理先进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并有“纺织之乡”、“建筑之乡”、“教育之乡”、“体育之乡”、“长寿之乡”、“文博之乡”等美誉。

江海文化是南通市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上下五千年，南北交融，东西结合，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邃的人文精神。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江海文化的形成，不外乎两种主要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结构。但她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尽相同之处是，由于南通地区的成陆经过漫长的岁月和不同阶段，因此移民的构成呈现多元性和长期性；客观上

又反映了文化来源的多样性以及相互交融的复杂性，因而使得江海文化成为一种动态的存在，是“变”与“不变”的复合体。“变”的表征是时间的流逝，“不变”的表征是空间的凝固；“变”是组成江海文化的各种文化“基因”融合后的发展，“不变”是原有文化“基因”的长期共存和特立独行。对这些特征，这些传统，需要全面认识，因势利导，也需要充分研究和择优继承，从而系统科学地架构起这一地域文化的体系。

正因为江海文化依存于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蕴含着自身的历史人文内涵，因而她总会通过一定的“载体”体现出来。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文化遗产”可分为四类：即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历史文化人物、历史文化事件、历史文化遗址、历史文化艺术等，又是这四类中常见的例证。譬如，我们说南通历代人文荟萃、名贤辈出，可以随口道出骆宾王、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郑板桥等历代名人在南通留下的不朽篇章和轶闻逸事；可以随即数出三国名臣吕岱，宋代大儒胡瑗，明代名医陈实功、文学大家冒襄、戏剧泰斗李渔、曲艺祖师柳敬亭，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等南通先贤的生平业绩；进入近代，大家对张謇、范伯子、白雅雨、韩紫石等一大批南通优秀儿女更是耳熟能详；至于说现当代的南通籍革命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也是不胜枚举。在他们身上，都承载着江海文化的优秀传统和人文精神。同样，对历史文化的其他类型也都是认识南通和江海文化的亮点与切入口。

本着“文化为现实服务，而我们的现实是一个长久的现实，因此不能急功近利”的原则，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就将“丛书”的编纂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试图通过对江海文化的深入研究，将其中一部分



能反映江海文化特征，反映其优秀传统文化及人文精神的内容和成果，系统整理、编纂出版“江海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将为南通市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为将南通建成文化大市和强市夯实基础，同时也为“让南通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南通”作出贡献。

“丛书”的编纂正按照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逐步展开。

纵向——即将不同时代南通江海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遗址（迹）、重大事件、重要团体、重要人物、重要成果经过精选，确定选题，每一种写一方面具体内容，编纂成册；

横向——即从江海文化中提取物质文化或非物质文化的精华，如“地理变迁”、“自然风貌”、“特色物产”、“历代移民”、“民俗风情”、“方言俚语”、“文物名胜”、“民居建筑”、“文学艺术”等，分门别类，进行归纳，每一种写一方面的内容，形成系列。

我们力求使这套“丛书”的体例结构基本统一，行文风格大体一致，每册字数基本相当，做到图文并茂，兼有史料性、学术性和可读性。先拿出一个框架设想，通过广泛征求意见，确定选题，再通过自我推荐或选题招标，明确作者和写作要求，不刻意强调总体同时完成，而是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经过若干年努力，基本完成“丛书”的编纂出版计划。有条件时，还可不断补充新的选题。在此基础上，最终完成《南通江海文化通史》《南通江海文化学》等系列著作。

通过编纂“丛书”，我有四点较深的体会：

一是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基础。我们从这套“丛书”，看到了每一单项内容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都是具有学术素养的资料收集者和研究者；以学术成果支撑“丛书”的编纂，增强了它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二是关键在广大会员的参与。选题的确定，不能光靠研究会领导，发动会员广泛参与、双向互动至关重要。这样不

仅能体现选题的多样性，而且由于作者大多出自会员，他们最清楚自己的研究成果及写作能力，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可以提高作品的质量及成书的效率。

三是离不开各个方面的支持。这包括出版经费的筹措和出版机构的运作。由于事先我们主动向上级领导汇报，向有关部门宣传，使出版“丛书”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得到认可，基本经费得到保证；与此同时，“丛书”的出版得到苏州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出版社从领导到编辑，高度重视和大力配合；印刷单位全力以赴，不厌其烦。这大大提高了出版的质量，缩短了出版周期。在此，由衷地向他们表示谢意和敬意！

四是有利于提升研究会的水平。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编纂出版“丛书”，虽然有难度，很辛苦，但我们这代人不去做，再过10年、20年，就更没有人去做，就更难做了。我们活在世上，总要做些虽然难但应该做的事，总要为后人留下些有益的精神财富。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我深信研究会定能不辱使命，把“丛书”的编纂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研究会的同仁嘱我在“丛书”出版之际写几句话。有感而发，写了以上想法，作为序言。

2010年9月

（作者系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会长，“江海文化丛书”
编委会主任）

序

20世纪60年代，南通陈金渊先生通过多年研究，写了一本《南通地区成陆过程的探索》的书稿，虽未出版，但亦流传颇广。我曾有幸阅读，颇多启发。该书稿有史有图，典籍有据。40年后，其哲嗣陈炅就其原书稿进行整理，增补充实，使《南通成陆》一书正式出版，希我写序，我应允了。

南通位于长江河口北岸，依岗岸为托，两千多年来多次沙岛并岸，成陆过程殊为复杂。长江河口发育模式，南北两岸殊有差异：南岸以岗身为托，滩涂淤涨，一条条海堤向外推展，记录着不同年代的岸线。北岸则是一代代沙岛或沙岛群并岸，使南通地区不断扩展。它的成陆过程是很复杂的，而况还有长江主泓摆荡，并岸沙岛，又复坍去，时过境迁，再度涨出。所以，分散而不完整的历史记载，需要考证、推敲、梳理、复原，颇费时日；而且，历史记录语焉不详，又多争论，其论证难度，就比较南岸大了一些。

比如，扶海洲靠了岸，继之以壶豆洲（胡逗洲）并了陆，又过了多少年代，沙洲演替，行政建制亦代有变化。一旦长江主泓摆荡，原来大片陆地沉沦江中，而后河势再经涨复，所以，研究成陆过程就遇到诸多难以解释或者悬置的问题，



证之今日长江洲滩多变，就可知研究南通、启海江滩的变化历史，依据记载，寻证其迹，有时会有难度存在。

面对这样复杂多变的洲滩并岸、地区成陆，陈金渊先生父子相继，于洲滩变化的过程中，论证了南通成陆的历史，这对研究长江河口的发育而言，是一项重要贡献。

2009年9月8日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所教授)

目 录

序·····	1
导 言 ·····	1

南通的自然地貌及其成因

地貌分区·····	8
南通地区形成的主要原因 ·····	15

汉唐期间如皋以东地域的扩展

汉代江岸线及古扶海洲 ·····	20
唐以前江岸的扩展及胡逗洲 ·····	36

宋代以来江阴、如皋江岸的变迁

泰兴靖江的涨接和江岸南移·····	50
如皋南境的坍涨·····	55

宋代以来南通海门的巨变

通州狼山以西江岸的变化 ·····	68
-------------------	----



通州东部涨坍史	84
启海平原的形成	103
崇明岛的变化	110

唐代以来海岸的变迁

沙洲涨接与海岸线的延伸	117
宋代到清初的海岸线	120
三余海积平原的成陆	127
海涂开发与海岸线的延伸	130

唐代及唐代以前行政归属

东晋及东晋以前的行政隶属关系	136
东晋至唐代的行政隶属关系	146

五代以来的行政机构演变

五代至宋、元的通州及各县	165
明清时期的通州及各县镇	183

南通市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五代姚氏集团的姚存和姚制	208
“通州海门岛”的史料研究	221
参考文献	256
跋	259
后记	261

导 言

江苏省南通地区跨北纬 $31^{\circ} 41' 06''$ — $32^{\circ} 42' 44''$ 、东经 $120^{\circ} 11' 47''$ — $121^{\circ} 54' 33''$ ，全地区总面积约8001平方公里，南北最大距离为114.2公里，东西最长处为158.8公里。南通东濒黄海，南临长江，北连盐城，西接泰州，是长江三角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地史年龄最年轻的土地之一。南通市区及海安、如皋、如东、南通、海门、启东六县^[1]范围内，除狼五山为境内唯一的浅丘群外，其余都是低平的冲积平原。

这个地区原是浅海海域，在长江泥沙与海浪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堆积而露出水面，而形成广大的平原，则是近5000~6000年内的事。它从西北部的扬泰古沙嘴起逐渐向东南延伸，向沧海争得沃土。本地区的成陆过程也就是长江北岸沙嘴东南部的发育过程。这里有一部沧海桑田的变迁史：公元5世纪到20世纪初，这里发生了四次大规模的沙洲连陆现象。

[1] 即今南通市（大市）。20世纪60年代，六县为南通专区管辖，统称“地区”。本书仍用20世纪60年代的建制名称。



位于本地区西北部的海安、如皋成陆较早，距今5000~6000年。这里地势高亢，是扬泰古沙嘴的东端。如皋的东部，远古时为大海，汉代时有一片沙洲，史称扶海洲。扶海洲与扬泰古沙嘴间有一条夹江，汉代以来，沙洲逐渐发育扩大，而夹江在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渐渐淹没，沙洲与其西边的岸陆连接了起来。扶海洲与扬泰古沙嘴的并接是南通成陆史中的第一次沙洲大连陆。这次沙洲接陆使长江北岸沙嘴向东延伸了50多公里，廖角嘴——古代对长江北岸沙嘴顶端的称谓——到达今如东县长沙乡以东。

中部的南通市区、南通县一带形成的时间距今1500~2000年。南通市县一带于公元6世纪中期是名为壶豆洲的沙洲，后又称胡逗洲。唐代的胡逗洲已发展成一个东西约40公里、南北约17.5公里的大沙洲了。此沙洲与其北边的如皋陆岸之间有一条被称为“横江”的长江支汊。胡逗洲的东边还有南布洲、东社、长沙等沙洲，胡逗洲先后与这些沙洲并接，不断扩大自己的范围。公元10世纪初，横江逐渐淤塞，最终使胡逗洲与如皋涨连，致使黄海海岸线内凹，在胡逗洲与如皋大陆间形成一马蹄形海湾。公元10世纪初，胡逗洲与如皋陆岸的并接是南通成陆史中沙洲连陆的第二次大并接，长江北岸的廖角嘴延伸到今余西一带。

公元11世纪中叶，在胡逗洲并接大陆以后约一个世纪，终于发生了南通成陆史上的第三次沙洲大并接——东布洲的连陆。

唐初，长江口出现了东沙、西沙等沙洲。此后，在它们的北方又出现了东洲、布洲等沙洲。这一带沙洲涨坍不定，变化很大。东洲与布洲是长江口的两个较大的沙洲，也是这一带的渔盐业生产基地，一度成为五代吴国长江口北侧的重要经济中心。东洲和布洲两个沙洲的位置比较接近，由于长江对泥沙的搬运作用，两沙洲约在10世纪中期并接，并洲

后的大沙洲称东布洲。东布洲的位置在今启东市北部、吕四以东以南一带。北宋初，它与通州（今南通市）相隔约100公里。东布洲与其南边不远的顾俊沙于北宋初合称海门岛。公元11世纪中期，东布洲与通州大陆并接。于是，海门岛由于其主岛的连陆，成为历史名词。这次大并接，长江北岸扩展到现在的启东市东部一带，这时的长江北岸沙嘴东部顶端称为宋廖角嘴。

此后，这一带经过了沧海桑田的变迁。五代后周与宋代的海门县在元末清初之间大部陆沉，现代海门县的形成在清乾隆年间。启东县更年轻，清代中叶以前还是江口的多块沙洲，20世纪初才和大陆连接。长江江流带来的大量泥沙培育了这块肥沃的土地，但有时长江主泓向北摆动，也给这里带来灾难。

元末至清初，后周一宋代的海门土地大量坍没，这是南通历史上境土的一次大规模坍塌。

宋初海门县是长江口北岸的一个大县。宋元以来，海门沿江地带多次发生水灾，县城屡遭江潮巨涛冲击而被迫迁移。史书中江海巨涛冲毁堤岸、漂没田庐的记载屡见不鲜。由于江海冲蚀，海门县境的土地大片坍入江中。从元至正（1341—1368）到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海门县境除吕四一角外，几乎全被江海吞没。长江在吞噬海门境土时，通州东部的利和镇、余中场也被大江侵蚀殆尽，金沙（今通州区金沙镇）以东到吕四，呈一东西长、南北狭的半岛凸入海中，廖角嘴后退到吕四以东。

上文提及的马蹄形海湾，亦即地理学上称之石港湾的海域，因元末黄河夺淮改道入海，大量泥沙从江苏北部注入黄海，而黄海由北向南的近岸流又把泥沙带入这个海湾。到清末，海湾全部淤积，三余一带成为陆地，其形成是350年内的事。



东南部的海门、启东形成有100~300年，海门厅诸沙洲及崇明外沙与大陆涨连是南通成陆史上的第四次沙洲大并接。18世纪初，通州东部的江口中，沙洲纷纷出水。清雍正六年（1728），原余中场南的扁担沙率先靠上其北陆岸。通州、崇明两地农民因围垦沙田而争斗不休。为解决沙案争端，雍正十三年（1735）划定通州、崇明各自管辖沙洲的范围。此后三十多年中，这一带又涨出许多沙洲，因围垦而发生的争斗加剧。为解决争沙纠纷，乾隆三十三年（1768），通州、崇明两地划出30个沙洲，连同新涨出的10个沙洲建立海门直隶厅。海门厅东南方的沙洲于清末统称崇明外沙。海门各沙间有较宽的水道相隔。光绪年间，这些沙洲终于和通州陆地连成一体。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崇明外沙中的惠安沙、连升沙、杨家沙等沙洲逐渐同大陆相连。至此，南通的境域大体形成。

本地区于夏、商、周时在扬州范围内。东周春秋时属吴，战国时先后属越、楚。秦代属九江郡。西汉为海陵县东境，属临淮郡；东汉改属广陵郡。三国时属魏，后归吴。西晋属广陵郡，东晋属广陵郡，隶徐州；义熙七年起，先后属山阳、海陵两郡。随着陆域的拓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本地区的行政建置逐渐建立。东晋义熙年间，晋安帝分广陵郡地设置海陵郡。海陵郡属县中的临江、如皋、蒲涛、宁海、海安五县分布在本地。这些县于唐代以前裁撤。南朝宋、齐、梁、陈时期，本地区在海陵郡的管辖范围内。隋初，废海陵郡，本地属江都郡。唐时为盐亭场，属扬州广陵郡，隶淮南道。唐末，为浙江西道节度使控制。

五代后期，海陵以东逐渐建立州、县级行政机构。952年，南唐建立如皋县，属泰州。958年，后周设立通州，同时增设静海、海门两县，属通州管辖。此后多年，南通境内没有增加县级行政机构。1768年，建立海门直隶厅。这个海门